

## 南行杂记

### 到 家 了

九月六日的傍晚，我坐在飞也似的京奉车中，向着正阳门疾驰而来，心中不期然而然的得到一个感觉，是“到家了。”这是从前杜威先生一家由福建讲演回来时，三个人不约而同的感到过的。但我相信我并不受他们一毫影响。

北京有什么值得令人牵记？这个问题用理性解剖起来，我实在也没有话说。不过我一看见这四十天没有看见的北京，总觉得比初到绍兴时看见四年来没有看见的母亲还要亲昵，那么“到家了”这个感想，不发生在绍兴轮船将到西郭门的时候，却发生在京奉火车将到正阳门的时候，似乎也同出一源的了。

我在正阳门一下车来，看见样样东西都是我所愿意看见的，即如拉车的兜客，似乎也比绍兴的“少爷！坐得我个（的）车则（子）起（去）者脚（了罢）！”好听得多多。这个理由连一句话也讲不出，若要勉强说起来，或者可以举一个象征。北京是一株极大的枯树，下面长出一支嫩绿的新芽；而我此次经过的各处，绍兴自然更甚，却全是一蓬乱草，要整理也无从下手。或者因这一点不同，我便发生“到家了”的感想。

我是不承认生长的地方为家，也不承认久居的地方为家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旅行不可以称南归。我的回去是母亲重病把我叫去的，迨回京时我母亲的病还没有全好，所以旅行时总提心吊胆，觉得背上负着一担重担，与平常没有其他目的的纯粹旅行不同，所以我又以为这次的旅行不可以称南游。自己既有其他目的，那末一切路上的观察和感想，难免受这个目的的影响，这是我自己也知道的，但因为保存他的本色，有许多地方索性照着感想时录出，并没有修改，因此文中侧重感情的话或者更多了。

我不出京门一步既四年了，所以满想借此旅

行找点材料，但后来，坐在京奉车上，经验便告诉我一切都未必成功。原来旅行之所以可贵，全仗有健全的身体，健全的精神，尤当有客观的态度。像我这一次的样子，这三个条件连一个也没有具备，所以自己也觉得完全给这许多材料战败了。酒量窄的人，容易酒醉，久饿的人，据说又容易饭醉；现在知道能力薄弱的人，一旦感受知识太多了，还会患一种知识醉。我实在受不起这么多的知识，所以被知识醺醉了。我醉中时时想念着大社会学者，大人类学者和大诗人了。他们有那么大的学问，因为就近找不出材料，所以要跑到非洲去；我们呢，有了这许多材料，却没有力量享用。

迨感过“到家了”这个感想以后，又想从醉中追找一点可找的材料，把他记录下来，总算不虚此一行，这结果就是下面几篇小东西。

## 战 氛

仲密先生写信给我，每每谈起山寺中的战氛使我发生一种感想，以为不但山寺，凡属人类足

迹所至的地方——甚而至于凡有生物的地方——大概没有不弥漫着战氛的罢。不过我不是诗人，因而我对于战氛的见解也不与诗人一样。我以为战氛弥漫着太空，并不是悲惨的事情；好战原是生物的本性，也是生物所以能进化的惟一原因。战氛尽弥漫着好了，——只要不残杀同类。

生物中同类自相残杀的很少，最厉害的莫如人了。我们做人类一分子的，应该用力消除这同类相残的战氛，并且为生物本有的好战性质找一个相当的对象。我以为这对象便是自然。

诗人爱“自然”，我不爱“自然”。我以为人与人应该相爱，人对于“自然”却是越严厉越好，越残酷越好。我们应该羡慕“自然”，嫉妒“自然”，把“自然”捉来，一刀刀的切成片段，为我们利用。

爱“自然”的朋友们：“自然”不是好爱的呵。这回淮水南北的人们，可谓饱享了自然之赐了，几千几万的兄弟，那怕你不愿意的，也硬要你“与自然同化”了。这是爱恤“自然”的报酬。人不杀“自然”，“自然”便要杀人了，你知道吗？

我用这个根本观念做标推，去观察评判这次经过各地的种种感受，这标准就是：人与人的战

氛几等于零，而人与自然的战氛却达于最高度的，这是好的；反是，人与自然的战氛几等于零，而人与人的战氛几达于极高度的，便是坏的。

例如江北的人们，只知拔几根“自然的汗毛”来盖屋，对于自然可谓爱护极了。但是据龚宝贤君对我说，这种草舍到第二年拆卸下来，腐草中尽是三寸来长的软虫，就此一端已经够可怕了。倘使你很起心肠，去剥下“自然”的皮来盖屋，三寸来长的软虫就不会光降了。“自然”还该爱护吗？

这是江北人对于“自然”的和平态度；战氛之薄，可谓几等于零了。但是他们人人相互间的待遇又怎样呢？我离开浦镇的前一天晚上，一个惨痛的消息飞来了。

工厂里工头要荐一个私人入厂。厂中却正没有位置。他一看只有扬州老五是个孤帮，还可以使点手段。但是当这江北一带生计困迫的局面，要找工作何等为难，讽他辞退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了。他于是妙想天开，对厂中同道伙计四五人都暗地说好了，一待老五下工时候，有意同他寻衅，不问皂白，先把他打个半死不活，然后钻出和事

人来，给他抬到医院。

伙计们遵命办了。到医院时，他们问他：

“你辞工吗？要辞工，我们可以给你代辞的。”

“不辞！一辞没有饭吃了，女人小孩子都要饿死了。”

“你自己性命都要没有了，还要管女人小孩子！”

“我不辞！我要问工头………”

伙计们一看没有话可以同他讲，大家都溜走了，一面且将私人叫来在厂中先行工作。数天以后，老五的伤痕渐渐好了，走出医院来想与工头理论前事。工头老实对他说，“你难道吃了这个教训还不够，一定要把两颗眼珠断送的吗？”

老五记起两月前一个工人被挖去眼珠的事，便只得忍着气懒懒的走出。一切都完了。

这是他们人与人的相待！

凡是放弃“自然”不肯去杀戮的人，他的好杀的天性一定要找到同类的人来发泄。同类相杀的人恐怕一辈子只配住草屋的，因为他们把爱人类的爱情误爱了“自然”，对于“自然”连掘一点黄泥来烧瓦的残忍心都没有了。

天下惟至弱的人才杀人，好汉应该杀自然！

## 大 水

津浦路的固镇，新桥，曹老集，蚌埠，门台子，临淮关，板桥，明光等各站附近的一带，今年闹出了一场极大的笑话，无论如何不可不记的。这就是淮河的汎溢。

我在北京是七月三十日下午动身的，八月一日经过江苏安徽境内，就看见有大水的痕迹：稻穗已经成熟了，只待人早晚便可收获，水却把他淹没了半茎；低的地方，连成熟不成熟也看不出来了，只露着几片青叶，表示这水下面原来也是稻田。房屋，树木，电杆，这时候都变了我的测水深浅的器具。啊！这边二尺，那边三尺，那里还有几乎半电杆的呢。可是这些东西谁也不来管领，只是懒洋洋让他摊着。

这是我南行时的景象，是长江大水的遗痕。迨我回来，可就大不相同了。八月十六日我在绍兴动身，经杭州而到上海。十八日离上海，而十九日上海便大遭飓风之灾了。从此，风呀，雨呀，

长江的大水呀，把我紧紧的困在浦镇者共十三日。长江沿岸雨量本多，益以八九月正是雨季，我在浦镇十三天，足迹不能下楼梯一步，简直可说是悄悄的伴了十三天的风雨。本地人不论男女老幼，谁也卷起裤腿，在水深二尺的街道上徒涉。

我初得津浦车被淮水冲断的消息，便跑去问车站几时可以修好，他说照例一天修好的也有，三四天修好的也有。待一等十三天而没有开车，我似乎心中起了一种感触，以为就算天下至愚的人，也没有候车十三天而不想改走他道的。我于是打定主意，无论天晴天雨，一定在九月二日动身。路呢？到北京的本有三条。从朋友的劝告，京汉路防受战事影响，北洋轮船防有大风，最安全的莫如仍走津浦路。九月二日早上，我的理想中的虽断犹连的津浦路旅行便开始了。津浦车南段只能到临淮关，北段只能到固镇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中间冲坏的一段，我知道他的轨道还在，即使步行也要走到固镇。

临淮关将到了。呵，车旁两面，白茫茫的，是大海吗？那我们坐的是轮船了，又何以走的这么慢呢？这时候我一生的经历样样都想出来了，当

中忽然引起了我一个记忆，仿佛这种情形已经是经过一回了的。呵，这原是那年冬季旅行时京汉道上的大雪。一片无风浪的水面上边映着满天的白云，这景象与大雪时可谓毫无两样了。

临淮车站四旁，除了少数高地及铁路轨道以外，尽是一片汪洋。站长的老太太对我说，这一块是从前的豆田，现在化为大海了，那一块是去年的高粱地，收成很好，现在也化为大海了。我一到临淮，本想即刻雇民船上蚌埠的。站长说，“这里到蚌埠，相隔仅两个小站，铁路一二十分钟可达。民船非不可雇，不过极危险。遇逆风时，竟能慢至六七点钟，代价至少也要八元或十元。好在津浦路后天能通了，你不如暂住临淮两日。但是，我知道临淮几个客栈都住满了。地下房不必说，早已是半屋的水；楼房能租人的，每晚至少十元一榻，但已经没有隙地；就近的医院，也已住得很拥挤。”他硬留我在他车站暂住，我也只得住下了。

总工程师拍来电报，九月四日可以通车，不过乘客到门台子须步行一段，约计半里，行李则叫浦口事务所派三四十人到地搬运。北行车开到门

台子，由北段派空车来接，南行车则叫南段也照样办理。这是初二三的消息。初四早晨，消息又变了。乘客不必下车，门台子危险的一段轨道，上面放着空车数十辆，北行车开到门台子，与空车相接，北来的空车也与轨道上的空车相接，乘客行李等等，只须全在空车中行走，这样便省事多了。但一到下午，方针又变，车到门台子，将车头移到车尾，慢慢的把列车向前推去，推过危险地点，再由北段预备的一个车头把列车接去。如此车头斤量较重，可不经过危险地点，而乘客与行李，均可不费搬运的麻烦了。

门台子到了，一切都照计划实行。轨道两旁的大水，自然比临淮更甚。水深浪大，助之以风。轨道震动，上及车身。道旁为风浪冲坏之处，全用车站附近的石墙拆来填补。车行之慢，几乎不及人的步行。乘客都懔懔然，甚至不敢出声。如此四五十分钟，难关度过，这才到了蚌埠。蚌埠以北，本来是第一次冲坏的，现在早已修复，没有什么危险了。

如此一场大水，我所以当他一个大笑话看，不用说，因为这完全是由人自己招来的。我们只要

看成灾以后，那班人的态度，便可知道他们对于生命的不以为意了。安徽实业厅派了一个人到各属来调查实业。据他说，他路经临淮时候，见有一所大屋，顶上站着七八人。水离屋顶仅三四尺了。他对他们说：

“我船中只有一主一仆，空着呢，你们可以到我们船中来。”

“不要下来，站在这里不打紧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要下来？”

“屋内都是家具，水退了恐被别人拿去。 ， ，

“水还要涨呢。性命都快不保，怎么还管家具？”

“不！已经问过神明，水快要退了。”

两天以后，船再经过这个地方，屋子也没有了，人也不知去向了。淮水下流，五六个七八个用汗巾或裤带帮着的死尸，是常常看见浮过的。他们说，这是因为一家人宁愿死在一起，不愿离散。那屋顶上的七八位，料想后来也变作七八只虾蟆模样的一串，浮出淮水漂到东海去了。

这是他们对于生命的见解。

除了这些人以外，那向着自然挣扎，正如大水

中的草木的，自然也还有不少——或在船中生活着，或在高地上搭起草舍来生活着那挣扎不过的，便和挣扎不过的草木一样，俯首往死亡的路里去了。

遇见天灾，人也会和草木一样的挣扎，我看了觉得有生之物对于生命都具同样的热诚。但我所不满意的，人之所以异于草木鸟兽，是在他对于自然，除肉体以外，还能用精神挣扎，除自己以外，还能为他人挣扎。大水来了，大家各自逃命，非但同种族同乡村的人可以掉头不顾，就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以顷刻离散，挣扎能否得到美满的结果，看各人挣扎的力量，这与草木鸟兽有什么区别。

我希望受灾的人们，从此得到教训，顶好先同心合力的设法防堵。天灾没有不可以用人力预防的。我试问：自以为有一点儿文明的人所居的地方，是不是应该让河流永久无边的？地球上没有人类的时候，水自然放胆流着好了。但人有人的能力，能把河流引入一条规定的道路，使他不向外面泛滥。现在中国的大河，其流法还是甚古，水势大时江面也加大，小时江面也减小，这种样

子，如何能保得住沿江居住者的安全呢？我希望大家赶紧拿出自己的精神来，在未成灾时尽力预防；还拿出对于他人的同情来，在成灾以后尽力救济。倘不管这些，只知大难来时各自逃命，那么天灾将未有已时，而人类将永为自然的俘虏了。

### 津浦车中一个女孩子

南行的津浦车上，我的坐位的近邻，坐着一对男女，从他们的举动推断起来确是夫妇，但年岁的相差似乎太甚了。男的和我说谈话，一问而知为天津的商人，挈眷回广东去的；那女的不过二十岁上下，穿着粉红色的衣服，粉蓝色的裤子，不系裙，并且脱下男人式的皮鞋，把两脚搁在对面凳上，似乎显出十分广东人的神色。远远的相隔两三排坐椅，还坐着一个十一二岁模样的女孩子，戚戚的面色，看着那一对男女，似外人，又似自家人。是外人吗，仿佛中间有一条无形的线牵着；是自家人吗，却又比外人还着实恐惧，而恐惧中又含着几分憎恶。两夫妇吃面包了，那男的也客

客气的递给我一个，我婉辞了，然后他转去凶狠狠的递给那女孩子一个。我看出他这凶狠狠的神色，只是装给他的女人看，我遂明白这三个人的关系是怎样了。

晚上九十点钟时分，女孩子早已毫无挂牵的，安然的独据一个椅子睡了，这时候两夫妇也全不理睬。那男人的勇气，虽然也能跳下车去买点零星食物来供两夫妇共吃，但要抛开了这妇人，或说妥了这妇人，分出一部分功夫来去爱那本性要爱的孩子，据我看来，却是梦想不到的事。他虽然也间或偷眼去望那孩子是否招冷，但也并不拿点东西给伊去盖，一直懒懒的在“父性的爱”与“夫性的爱”的歧路上睡到天明。

次日午间，车将到浦口了，各人都整理自己的身面。这小孩子也受着男人的命令，叫伊自己梳过发辫。伊轻轻的走到他们身边，用着大力从椅子下面拖出一只笨重的皮箱来，从箱内取出梳子和刷子，悄悄的自己梳刷，一直到自己打好发辫，将梳子和刷子再向皮箱中藏好。这时候男人固然不惯这种梳沐的事，只能在旁呆看，那女的也不但毫不援手，反用恶眼斜看伊，冷脸嗤笑伊。同

车的许多旁人呢，谈天的也静止了，瞌睡的也醒倦了，只是张大了眼睛，陡起了精神，注视这三个人的一角。我从他们眼光里，看出他们的脑子也不绝的在那里工作，我痴痴的想，要是此刻没有机轮转动的声音，我们一定能够听出各人思想转动的声音了。

这女人极寡言笑，即不是对于孩子，他永远板着面孔。伊的丈夫因为他们的茶壶里没有茶了，拿着杯子到我这边来倒了两杯，一杯他自己喝，一杯给他的妻子。伊喝时显出一种神气，不是感谢丈夫给伊倒茶，也不是对于给他们茶者有所表示，却依旧板着面孔，带点愤恨的样子，仿佛说，为什么我们自己没茶；却要去喝人家的？我看出了一部分伊的性质，推想伊对于孩子，并不增加多量的仇视的感情，因为伊对于一切都仇视，这是有别的心理上的原因的。

有这一种性质的人，做了后母，自然容易显出十分后母的彩色。但我以为前妻所生的子女，对于后母算不算是子女，实在是一个问题。他们虽然是伊的丈夫的子女，但也是伊的情敌的子女，并且决不是伊自己的子女。既不是伊自己的子

女，叫伊从什么地方爱起呢？母亲对于子女，自然有伊的世间最大的母亲的爱；平常女人对于平常孩子，自然也有他们的广泛的母性的爱；但这都非所论于后母对于前妻的孩子。要伊用母亲的爱吗？他们并不是伊的孩子。要伊用母性的爱吗？名义上他们却是伊的孩子，又不能用普通母性的爱来爱他们。在这个难题上，再参和一点后妻对于前妻的妒的分子（前妻虽然死了，后妻对于伊的妒心是事实上常有的），于是乎后母对于前妻孩子的态度造成了。

所以我说，要是世界上有一种承认人们可以再婚的制度，同时必须有一种规定儿童公育的制度。倘像现制度的模样，人必可以问，制度将何以处前妻或前夫的孩子？

### 故乡给我的印象

同乡许钦文君解说怀乡心的话很妙。他说大概几十年的老出门者，还有吃不便，用不便，听不便，说不便等故障，而出门时一定非带干菜火腿做路菜不可的，这种人的怀乡心一定极浓厚。我

是向来不喜欢带火腿干菜出门的，怀乡心之薄，照他说来也是当然的了。

我对于故乡，虽没有浓厚的感情去怀念他，却也并不想用愤怒的感情去憎恶他，正如不想憎恶任何地方一样。但觉得他对于我也未免太薄待了：为什么没有一点儿好的印象给我？

现在我把这次他给我的印象拉杂的算起总帐来罢。

我母亲患的是半身不遂的病，我一到家以后，就主张赶紧看西医。亲戚们一个说，西医吗，某人也是同样的毛病，后来给西医医死了。又一个说，某人本来做染匠的，后来在西医身边跟了两年，现在也做西医了，西医在这里是没有人看得起的。他们都想了种种文不对题的话来抵御我。虽然后来我用病人儿子的资格，总算竭力的把他们说服，但我从此知道乡人对于生命，虽也不知道保护，但还凭藉着习惯与成见，甘心向死路里撞去，和科学相去还很远呢。还有那等而下之的人们，忽而送仙丹来了，忽而送神药来了，忽而有人主张算命了，忽而有人主张念佛了，这些东西虽然不像毒药一般的就立刻会把人杀死，但